

果蔬园里种光阴

曹文生 著



非外借

在每一种果蔬里，你都能感知到一种悦动的灵魂，
它们以果蔬为载体，把人间烟火的光芒，投射到文字里。
一部蔬菜的历史，便是一部炊烟史。
一部水果的历史，便是一部饕餮史。

果蔬园里种光阴

曹文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果蔬园里种光阴 / 曹文生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71-2581-5

I. ①果… II. ①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0416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郭江妮

文字编辑: 王建玲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8 印张

字 数 186 千字

定 价 39.80 元 ISBN 978-7-5171-2581-5

乡下的光阴

——写在前面的话

一个人离故乡越来越远了。

每一次靠近故乡，我的世界里，便盘踞着一片果蔬。这果蔬，沉默于豫东平原，却成了一条线索，把我的一生，串联起来，直到终老。

我是那个乡下的孩子，喜欢吃，喜欢把乡下的果蔬，放进我乡愁的盘子里。然后用文字进行烹调、清炒。人间清味，也不过是用乡愁的火，慢慢炖，在远离故乡后，我虚构出了一片田园。

或许，许多人说，为何虚构？

故乡，从人出走那天，便空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那些童年的菜，也没人种了，我的影子，仍在故乡，所以我将故乡的菜，一点点写在纸上。

有些果蔬，非北方所有。但是它们却是带有我贪吃的记忆，我拼命去用考证的方式，去复制一片田园，让一个孩子的灵魂，奔跑在一片果蔬上。

我喜欢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我觉得那种风格，淡淡而安静，是我喜欢的味道，因为我也梦想着有一天，也写出故乡的果蔬，文字不能太闹，一定要孤独些，这样，才属于乡下。

文字，如果只有乡愁记忆的路子，似乎太单一，我把喜欢的明清小品文的风格，复制到我的文字里，没想到，这两种风格的糅合，恰好成了我的风格，一路考证，一路乡愁，把一片田园风光，写在这本书里。一个人，灵魂皆有皈依，有人皈依山水，有

人皈依行走，我却皈依果蔬。

每一种果蔬，都是乡村的一种复活。在果蔬里，除了吃，更多的是亲情，是一个人对于文化的认知，对乡村的一种膜拜，一个人不能没有根，我的根，除了故乡的所在地，还有一片果蔬人生。

有人说，身体和灵魂，总得有一个在路上。我的身体回不去了，我只好在一篇果蔬里，重新解读故乡。

在故乡，满地的，是荆芥、芫荽，满树枝的，是桃、杏，这些果蔬，如果只从美味的角度看，未免让故乡缺少一种气息，这气息属于乡土式的，它们安于此，但灵魂却如此厚重。

它们以此地安家，把果蔬的姿态，都放在一片园子里，所有阅读者，皆是摘取者，他们能从我的田园里，摘取到他们的过去，或许说，是我用笔，为他们营造出一种即将遗忘的乡村。

一个人写作的初衷，无非就是抱着一种文字，去感知到一种消失的温情。在我的文字里，或许，你遇见了一个过去的自己，或许你遇见了一个有趣的世界。

多识草木少识人。

果蔬，是善良的。你给它一片土地，它回报你一个童年的痕迹，一个人，在文字里，会感谢土地的馈赠，它们让人间烟火，多了些果蔬的清欢。

舌尖上的中国，把美味推进人类，每一个人，会被不同的美味所捕获。但是，我期望的，是和记忆相通的，哪怕不精妙，属于乡村式的粗枝大叶，也让人感觉到生活的厚重，或者说，美味的世界，营造出的，是一片乡村的净土。

一个人，进了城，便远离了果蔬的耕种，我们无法从果蔬光鲜的表面，去窥探一个乡村的疾苦。一个人，背负着生活的重，

在一片果蔬上前行。产量、价格，都成了命运的门槛，或许，这辈子里，迈不过去的门槛太多。

一个人，总觉得果蔬乏味。

后来，在许多文人趣事里，和一片果蔬相遇，原来这些安静的蔬菜和水果，是如此可爱、如此富有生机。

如果你对蔬菜，了解甚少。那么便会感到一种麻木的煎熬，在我的文字里，你会遇见一个你不曾发现的世界。

这里，有名人轶事，有坊间趣闻，用文字里的趣，去托举一片田园。然后，让人遇见的，不再是实用的功利，而是一片诗意盎然的书简。

一个人，不读诗，可以；一个人，不旅行，可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祖辈们所背负的生活，那么便是可悲的。

在中国，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乡村史。

乡村是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果蔬的世界，去了解一个文明的密码。我乐于把果蔬，当成一部文明史。

人从远古的乱吃，到如今的精吃，不是映射着人类的文明进化史吗？

或许，在每一种果蔬里，你都能感知到一种悦动的灵魂，它们以果蔬为载体，把人间烟火的光芒，投射到文字里。

一部蔬菜的历史，便是一部炊烟史。

一部水果的历史，便是一部饕餮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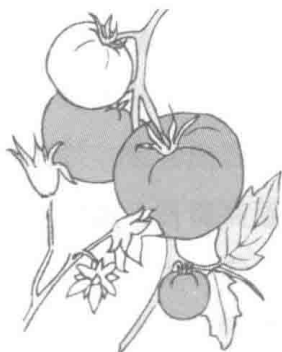
目录

1. 番茄：乡村一盏灯	001
2. 茄子：紫袍加身的帝王	006
3. 冬瓜：有佛相的瓜	010
4. 莲藕：七孔之说	013
5. 秦椒：受虐的味觉	018
6. 葵：青青园中葵	021
7. 雪里蕻：冬雪里的温暖	023
8. 荸荠：丑陋的旅行者	026
9. 荆芥：去东京，吃一盘荆芥	030
10. 芫荽：隐士风流	035
11. 黄瓜：牛衣古柳卖黄瓜	039
12. 扁豆：满架秋风扁豆花	043
13. 土豆：温和的智者	047
14. 勺菜：乡下的常客	050
15. 槐花：五月的语言	053
16. 枸杞：有风骨的刺	058
17. 香椿：溪童相对采椿芽	061
18. 榆钱：救命的记忆	064
19. 韭菜：夜雨剪春韭	068
20. 空心菜：心空、菜净	072
21. 黄豆：开花的善人	076
22. 小麦：大户人家的子孙	080

23. 菠菜：一个素食主义者的陈述 ...	085
24. 葫芦：温和的脾气	090
25. 黄花菜：北堂有萱草	093
26. 木耳：树干上开的花	098
27. 芹菜：春水生楚葵	102
28. 竹笋：清淡的人间	107
29. 山药：多难的名字	111
30. 苦瓜：禅修之境	115
31. 丝瓜：风中的礼物	118
32. 南瓜：大众吃法	121
33. 白菜：一世清白	124
34. 萝卜：乡村的仁慈	129
35. 大蒜：苦难的乡愁	133
36. 姜：性烈的果实	136
37. 苍耳：孤独的影子	139
38. 七七芽：落在乡村的草	141
39. 毛毛根：拔茅连茹	143
40. 马齿苋：一身九命	145
41. 荠菜：三春荠菜饶有味	148
42. 米米蒿：一地米米碎	150
43. 红薯：过敏的回忆	152
44. 芝麻：主贵的芝麻	155
45. 花生：平民的立场	158
46. 樱桃：樱桃樊素口	161

47. 石榴：风流的裙子	165
48. 桃：神性的隐喻	168
49. 杏：杏林中人	172
50. 梨：偷来梨蕊三分白	176
51. 柿子：一个文人的臆想	180
52. 桑葚：在场的陈述	186
53. 构桃：追溯童年	189
54. 无花果：忏悔者	192
55. 苹果：苦难的灵魂	195
56. 山楂：大义的红果	202
57. 草莓：草民的立场	206
58. 葡萄：文人的精气神	210
59. 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	213
60. 李子：有趣的民间	216
61. 西瓜：夏天的救赎者	220
62. 杨梅：江南的漂泊者	224
63. 红枣：文化根蒂处的贵族	228
64. 香瓜：一地怀想	232
65. 猕猴桃：他乡的水果	235
66. 橘子：乡村手记	239

1. 番茄：乡村一盏灯



菜园里，番茄红了。

我喜欢叫它番茄，而不是西红柿。

这种叫法里，包裹着一种渗入骨髓的习惯，母亲这么叫，父亲也这么叫，到了我辈，自然也这么叫。

到底，它为何叫作番茄呢？

翻看许多果蔬的书，终于找到了它的根源。第一个记载西红柿的人，是明代的赵函，他在《植品》中云：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万历年间，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中国的。

这两个物种，都喜欢阳光，一个金黄色，成就了梵高；一个火红色，解了我的馋。

似乎，这本书说的并不详细，到了清朝，有一本书叫《广群芳谱》，里面的果谱附录，记载着“番柿”：“茎似蒿，高四五尺，叶似艾，花似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草木也，来自于西

番，故名之。”

看到这里，似乎看明白了一些，番茄，说明它的源头，非中国所特有，一般而言，出了中国，便会在其他地方的前面，加一个番字，说明来自于番邦。

后来，读的书多了，也清楚西红柿的身世。据说，西红柿在国外，叫狼桃，也称狐狸的果实，因色泽鲜艳，人都误以为有毒，不敢食用。

可是，在故乡，人却不怕。

你看，夏初，叶展，黄花落，番茄顺风而长，这果实，一夜一个模样。

父亲是那个灌园者，挑着扁担，小跑着担水。说起灌园，便想起一些故事。《庄子·天地》里说：子贡游楚返晋过汉阴，老人抱瓮浇菜，辘辘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就建议他用机械汲水，老人不肯，说这样做，为人就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这人，让我敬佩，安于拙陋淳朴的生活，像一个苦行僧，这人和父亲相似，总是固守祖上传下来的老办法浇水，一辈子不改变。

“抱瓮灌园”，说的是一个人不被功名所累，只求安心，一个人是否伟大，要看面对诱惑是否能心静。这境界，一直是我所羡慕的。

园子里，水分足，只等待一片红。

麦子收割后，番茄开始结果。一个人，去集市上，带一杆秤，就将原始的商业方式演习一遍。番茄先卖钱，换来柴米油盐，卖不完剩下的，父亲才允许我们姐弟几个吃一些。

后来，日子好了，菜也多了，母亲的菜篮里，渐渐丰富了。你看，一把青菜，两根紫茄子，几个火红的西红柿，一把细长的豆角和清脆的黄瓜，色泽很亮。

菜摘回家后，淘洗干净。

母亲的菜谱上，以面为主。我最喜欢吃的，便是母亲的捞面。盛夏，热气逼人，一碗凉捞面下肚，顿时凉快了。这卤，一定是西红柿鸡蛋的，简单、易做，且色彩鲜明，让人有食欲。

母亲的蒸面也好吃。上笼，蒸八成熟，把西红柿炒出来，和面拌在一起，然后再一次上笼蒸，五分钟，就好了，打开锅，面散开着，绝无粘连的疙瘩，干湿度恰好。

有时候，也会溜进地里，偷吃一些，西红柿还没红呢，便急不可耐了，吃一些青番茄。

在一本医术上，看到青番茄，是不能吃的。里面有大量的龙葵素，有毒。便觉得后怕起来。

可是，我的记忆里，故乡时常炒青番茄，看了这书里的记载，一下子疑惑了。这青番茄，能吃吗？

在郑州，和哥们聚会，饭馆名字选的甚好：有啥吃啥。

哥们看我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就点了一个豫东特产：炒青番茄。盘子上来的那一瞬间，我的记忆复活了，是童年的味道，是老家的味道。

我笑了一下，对那本书介绍有毒的说法，也毫不介意了。这顿情感大餐，让我想起儿时的豫菜。

故乡，最常见的一道菜，叫番茄炒鸡蛋，外地叫西红柿炒鸡蛋，故乡坚持自己的叫法，如果改变了叫法，事情就大相径庭了。这犹如一个说着普通话归乡的人，被人戏谑为洋鬼子。

在故乡，如果叫一个人的大名，村里人多半笑你，说你转洋词。在故乡，人们喜欢听昵称，亲切，于是人们都叫它番茄。

或许，番茄带有一种个人情绪，是和故乡连在一起的。而西

红柿，则显得有些大锅饭的感觉，看不出爱得深一些。

在陕北，通常熬一种西红柿酱，这倒和肯德基的西红柿酱有些相似，说起这酱，便想起儿子来，他吃薯条，一根薯条能吃三包西红柿酱。

说起西红柿，我难忘母亲做的西红柿面筋汤，味道鲜美。母亲和面，我淘洗。我喜欢洗面筋，一块面，放在清水里，两只手不停地搓、揉，面筋成了，一盆白面水。

锅里加水，点火，放柴，快沸腾时，把盆里的白面水倒入锅里，倒入西红柿，点缀一撮荆芥叶。

味甚好，汤鲜。

再也念念不忘它了，关注它的所有细节。有一次，在网上看见民国时期台湾窑西红柿型笔舔，青色的，如一黛远山的颜色，只是上面有一些暗色的疤痕，似在述说往事。

钱不多，50元就拍卖了。

这是一种带有泥土气息的西红柿，或者是一种被窑火打亮的番茄。

有时候，也会在画里看见番茄，眼睛顿时亮了，齐白石也画过一幅，叫作《茄子西红柿》，画很简朴：一条长茄子，两个西红柿，一只蟋蟀，遗憾的是，是一幅水墨，只黑白两色，少了些亮色。

这分明是神似形不似，故乡的番茄，脸红红的，好像《三国演义》里的关羽，也像《水浒传》里的关胜，总之，都烙有老家家的痕迹。

总是觉得这红脸家伙，个头大，面目粗犷，适合唱秦腔，一声吼，让八百里秦川，地动山摇，尘土飞扬。

也有一种小个的，据说是变种的西红柿，许多地方叫它圣婴果，这让我想起《西游记》里圣婴大王——红孩儿。这孩子，一肚子火气。

西红柿，也是性子烈。放多了，菜就酸了，尽管如此，它和很多菜都能搭配，所以菜缘较好。

番茄似乎一生完美。

2. 茄子：紫袍加身的帝王



我喜欢茄子，是因为它的气质。

茄子，一袭紫袍，是菜园里的贵族。我喜欢称之为“紫袍秀士”。或许，我对于颜色过于敏感，看到紫色，便爱的不可自拔。再说紫色，在中国古代，有帝王之气，紫气东来，就说的它的这种贵，这种运气。

茄子，形状各异，一种是圆圆的，像个和尚，正如宋人郑清之说的那样，“青紫皮肤类宰官，光圆头脑作僧看”，这圆嘟嘟的样子，多像宋人佛印。另一种，是细长的，紫色淡一些。我记得小时候，故乡种的都是圆茄子，一个就够全家吃一顿了，这茄子植株较高，叶子胖大，果实大，产量高，这是贫寒人家的最爱。后来，菜多了，一顿饭会炒几个菜，不需要这种大块头的茄子了，便种这类长茄子，这其实是一种过渡，或者是从实惠向精致的过渡。

就颜色而言，茄子有多种，一种是紫色，另一种是青色，据说还有一种银色的，黄庭坚诗云，“君家水茄白银色”，这一奶同胞，各个不同。

我喜欢茄子，古人也喜欢，譬如王褒在《僮约》里说：“别茄披葱。”文人喜欢茄子，便将它入画，其中有一个画家，还是被称为四祖之一的张僧繇，他笔下的茄子：庞大、圆润，是故乡茄子的模样。清代的金农，也画过“茄子图”。近代的文人画，以冯杰老师的茄子，最得文人气。

这茄子，早饮清露，夜喝月光，吸天地之灵气。无聊时，便想一个问题，它为何叫茄子呢？

据说，南方叫它落苏，这名字，一听就是个楚楚动人的女子。吴越王钱镠，有一个儿子是个瘸子，这茄子有个加字，瘸子的瘸，也有个加字，人们唯恐犯讳，便叫它落苏了。

它还有一种叫法——“昆仑紫瓜”，这名字一听就像个侠客，从昆仑山而来，一身紫袍，满身寒气。

其实，真实的茄子很单纯、很质朴，和邻居关系甚好，也让人尊敬，譬如：白苋紫茄，比喻生活简朴。

这茄子，一般长到腰深，便停止了。只是它的花，很漂亮，紫花黄蕊，很是富贵。但这富贵花，竟然和古代的青楼女子联系甚多，这些女子，或迫于生计，或被人拐卖，一入青楼便身不由己。陪人喝酒、唱曲，有时候遇见中意的，也会以身相许，干柴烈火。如有身孕，这是青楼大忌。所以青楼女子的避孕方法，便是这茄花。“紫茄子花避孕法”，是古代青楼女子的钟爱，这在书中记载甚详细。

或许，这茄子花中含有中药的成分，茄子亦然，据《生生

编》记载：“茄性寒，多食伤女人子宫。”《本草求真》中云：“茄味甘气寒，质滑而利，孕妇食之，尤见其害。”可见这茄子，于女不利。

说到这，似乎对于茄子有了某种偏见，认为此物不祥，应避晦气。这思维是错误，茄子是古代女子最爱，“将茄子汁，冬瓜汁，两种汁混在一起，涂面，美容而祛斑”，这是古代最容易做到的美容方法。

村人常说某人无精神，便说犹如“霜打的茄子”。这话，说人的精神风貌，尚可，如果说茄子本身，其实就近乎一种谬论，茄子经霜后，其实是一味很好的中药，里面含的“龙葵碱”“葫芦素”，都具有抗癌的功效。

古人说，偏方治大病。小时候，天寒地冻，买不起煤，燃不起炉子，脚冻的化脓，手也是肿得很高，一按，一个窝，母亲常拿茄子根放在水里煮，然后泡洗，这方法效果甚好，一直陪伴了我的童年。

向晚，母亲随便拐一趟菜园，摘几个茄子，薅几把青菜。路上，母亲给我猜谜语“紫色树，开紫花，开过紫花结紫瓜，紫瓜里面装芝麻”，我猜了好久，不得要领，晚上，在昏黄的灯下，看到茄子籽，便恍然大悟。

晚饭，母亲展示手艺，一个个夜晚，不同的花样：鱼香茄子、红烧茄子、酱茄子、肉末茄子、糖醋茄子，一一上桌，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蒜泥茄子，不费功夫，又入口清淡。

文人里面，袁枚和梁实秋都写过茄子的吃法，但是我觉得最让我吃惊的，还是曹雪芹的吃法。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大观园吃茄子，刘姥姥竟然没吃出